

上海首批“组团式”援藏教师在西藏工作一月有余 明天将看到孩子们纯真的脸 就忍不

明天就是教师节了,对于上海首批“定点组团”援藏的40名教师来说,今年的教师节是海拔最高的一个教师节,也是终生难忘的一个教师节。在远离上海的日喀则,虽然没有家人的陪伴,但40名老师在一个半月内已迅速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虽然每天要努力克服各种高原反应,但老师们笑称每天上课都像打了“鸡血”：“这里的孩子很淳朴,求知欲特别强,一进教室看到他们纯真的脸,就忍不住想把所有的知识都教给他们!”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傅欣 80后校长

克服家庭困难勇挑援藏重任



傅欣与女儿告别后,援藏支教。

今年6月19日,参加完女儿妞妞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后,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傅欣在父亲节这天抵达了日喀则——作为此次“组团式”援藏教育工作队的队长,他要和其他三位担任管理工作的老师先来“打前站”。

傅欣是一名80后,他坦言,面对援藏的任务,他最初也犹豫过。傅欣的犹豫来自于家庭面临的困难:他和爱人都是80后独生子女,女儿妞妞今年9月份读小学一年级,母亲2015年刚接受肺癌手术治疗,岳母今年4月刚接受乳腺癌手术治疗,在他进藏前刚刚做完8次化疗……一大家子都需要依靠他这个顶梁柱。但最终,在家人的支持下傅欣还是选择了接受援藏任务,“有些事情总要有个人去做的,责任摆在面前,作为年轻人就要去承担。”

进藏后,面临的第一大困难就是高原反应。傅欣说,作为长期在上海这种“零海拔”地区生活的人,来到西藏后,不管怎么适应,身体总归会有一些反应,比如间歇性头疼、血压升高、说不了几句话就大喘气,“不可能完全适应,只能尽量去克服。”

除了身体上的反应,作为大部队的“开路先锋”,傅欣和其他三位老师还面临艰巨的任务——尽快为援藏团队在后勤保障、课程设置、规章制度等各个环节做好准备。因此,经过短时间休整后,傅欣就立即着手工作,“我们刚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住哪儿都不知道。”傅欣说,因为这是上海首批“组团式”教育援藏,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只能全靠自己一点一点摸索。

不到两个月完成制度建设

上海首批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

队共40人,对口支援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来自不同单位的老师,个性和习性各不相同,不仅需要自身努力去和他人磨合,也需要科学的团队制度来引导和规范,这样才能为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团队的顺利远航奠定基础。

为此,傅欣和其他3位先遣队员第一时间进行制度设计。在深化组团式教育工作背景、目的、任务和要求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调研了日喀则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状况,特别是调研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的办学状况、师资水平和发展方向,进一步明晰了工作队在生活、工作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主要任务;同时,学习老西藏建设者和历届援藏干部的精神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重点学习了上海市援藏干部联络组制定的管理制度、上海市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于2015年进藏,已有经验)的管理制度和受援单位的有关制度,为制度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他们的努力下,当8月7日大部队进藏之时,不但有了相对完善的后勤保障,而且人手拿到一册《上海市首批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队制度集(试行)》。通过一系列学习措施,组团式援藏工作队立即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加快教师团队自身及与当地融合

上海“组团式”教育援藏的40名老师清一色是男老师,虽然平均年龄只有36.8岁,但年龄跨度非常大,既有60后、70后,也有80后、90后。这些老师来自上海不同的区,各自的性格、教学习惯也不同,如何让他们既能尽快融入成一个团结的集体,又能尽快与当地的教学环境以及老师、学生融合,是摆在傅欣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这一方面主要是发挥集体的智慧,我们团队的这些老师都很敬业,虽然有很多困难,但一个月来老师们努力地与当地的教学环境、课程融合,也想出了不少好办法。”傅欣坦言,虽然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各种困难的准备,但进藏后面临的各种问题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但上海市教委、市合作交流办以及当地政府、学校给我们的帮助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经过一个月的磨合,如今40位上海援藏老师已经融合成了一个团结的大家庭,援藏老师们和当地的教师、学生也越来越融洽。谈到明天的教师节,傅欣说,虽然远离家人,但还是会让老师们过一个难忘的教师节,“上午我们会和当地老师一起开个会,中午会和学校的57名孤儿一起包饺子庆祝,过一个有意义的教师节。”

夏强 60后英语老师

讲几分钟就要跟学生说“让老师喘口气”

此次上海赴日喀则定点支教的40名老师中,来自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的齐标是年龄最大的。今年54岁的他,虽然年龄超过了报名的限制,但还是毅然报名,并最终通过了选拔。

“我到这里之后,我们队长叫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老师暂时不安排课,我现在主要负责高三的校本题库建设。”齐老师在微信里告诉青年报记者,这几天他感冒了,嗓子失声,“过一段时间实验学校有老师出去培训,届时我可能就要顶课了。”

学生们求知欲特别强

除了齐老师,今年47岁的夏强老师是目前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授课教师中年纪最大的,“这边是高原,所以一般男老师工作25年就退休了,学校里70后的老师都比较少,目前我是所有授课老师里最老的。”夏强笑着说。

采访当天,正好是老师们抵达日喀则满一个月的日子,夏强说,刚到的那段时间,日喀则的天气还算是很给远道而来的上海老师面子,“前段时间下雨天气比较多,空气中氧含量就多一点,所以还是蛮舒服的。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冷了,气压变低,白天喘气就有点不舒畅。”

夏强老师教的是初中英语,他坦言,当地学生的英语水平和上海学生差距很大,“我现在教的这个班,英语平均分只有二三分,已经是全区最好的了。”不过,两周课下下来之后,夏强老师发现学生们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好一点,“用中英文交流还算可以。”

而更让夏强老师感动的,是学生们那种强烈的求知欲,“这里的孩子都很淳朴,求知欲特别强,一进教室看到他们纯真的脸,就忍不住想把所有的知识都教给他们。”因为空气中含氧低,夏强讲课时讲一会儿就要跟学生说“让老师喘口气”,“每到这时,学生们都很心疼我,也让我觉得很感动。”



夏强老师和学生在一起。

放乔布斯演讲教授英语

在日常教学中,夏强发现,除了英语水平比较低,当地的电子化教学设备也很少,学生接触的原版英文材料几乎没有,“在上海,教学中使用电子设备比较多,而这里以前上英语课的方法就是照本宣科,其他的英语学习从来没有。”

根据这一情况,夏强开始有意识地给当地学生增加原版英文的学习渠道。“我给他们听Michael Jackson(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和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夏强说,MJ的歌词相对比较简单,而且他的一些歌是有“大爱”的,“像《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Heal The World》(拯救世界)这些,既能学习英语,也能感受那种情怀。”

而学生们对夏老师的教学方式也非常喜欢,在课堂上看过一次MJ的MV后,两个学生主动来找夏强聊天。“这里的学生对老师有种敬畏的态度,平时都不大敢跟老师说话,但昨天两个学生放学后却主动来找我,说看了MV以后震撼很大,跟我一聊就聊了半个小时。”

夏强说,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教学方法,是想给学生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学习英语的方式有很多,除了老师教的,自己听歌、听演讲也都可以学习。同时,也想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大,如果想很好地了解世界,就需要掌握一门外语。“我们到这里来支教,如果只是教给他们死知识,一年也教不了多少,所以更重要的是打开他们的眼界、改变他们的想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除了教学,夏强老师还想方设法让当地的学生和他在上海市第二初级中学的学生互动,“我让他们结成‘姐妹班’,这边的学生说不叫‘姐妹班’,叫‘兄弟班’。”夏老师笑着说,市二初级中学初二5班的班长已经给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初二3班的同学们写信,两个班正式结成“兄弟班”,“上海学生寄来的文具等也已经发给学生们了,以后他们会加强互动。”